

1974年，法國知識分子羅蘭·巴特到訪中國。二十多天的時間，他們一行人，訪問了北京、上海、南京等城市，其經驗後來寫成了《中國行日記》(Travels in China)，其個人化的評述，反映了他的失望，這國家似乎不如他的想像，反而只是一個空無、集體化的國度。「這次展覽的副題，集體舞與個人操，其實就是來自羅蘭·巴特的這本書。」這個當代藝術展覽的策展人陳立如是說。

撰文·匡翹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# 中國舞日記

## 政黨與派對

「這也是一個關於舞蹈與政治的展覽。」向來關注社會議題與當代藝術之間關係的年輕策展人陳立，這次的展覽起源是他對舞蹈的興趣，「舞蹈可以觸及的議題可以很多，從身體政治到空間政治，那層次甚至不只停留在傳統對中國集體舞的想像，在當下，那是結合了集體意識的傳統，以及西方流行文化的東西。」

主題是《餘興派對》，其實也是語帶雙關，「英文是After Party，而Party有兩個意思，一就是派對，一就是政黨。」陳立說，而派對這翻譯過來的字眼，又給這已經有點複雜的狀況加添層次。「好像今次參展的藝術家陳維的作品，有關年輕人在club的活動。那些人看似忘我的狀態，其實背後隱藏着不安全感。」這些從外來傳入的概念，到底是怎樣形塑當代中國意識形態的建立，又或是作為意識形態的彰顯？舞蹈、政治與當代藝術的結合，是一個不錯的切入點。

## 個人操的變化

《餘興派對》其實是陳立的當代藝術研究課題，這次展覽是研究計劃的一部分，而除了展覽外，陳立亦希望在日後配合相關的文獻整理以及出版，讓這研究計劃更完整，「許多人對集體舞的觀念，還停留在文革時代。我自己當然沒有親歷過那時代，而那六七十年代西方左派對集體舞的想像，來到這時代可能已經不

合時宜了。這次展覽我找來一些年輕藝術家，希望可以提供一個更複合的維度。」

而與集體舞恍似二元對立的另一概念「個人操」，陳立就認為其實只是一種抽象的概念，用來標示集體舞的對立狀態。「其實在二元對立之外，舞蹈帶有不同的可能性。那可能是一種集體主義的展現，但在公共空間的這種行為，其實又可以解讀為對公共空間的私有化。而這種集體意識的傳統，其實會與主要來自西方的流行文化結合在一起，反映當下的意識形態。」在集體與個人之間，在傳統與新興的流行之間，藉着這次展覽，觀眾可以透過另一角度，看到那些在香港公共空間往往被視而不見的集體舞，背後的文化意涵。▶

## 《餘興派對：集體舞與個人操》

日期：即日起至3月4日

地點：刺點畫廊

(香港黃竹坑道28號保濟工業大廈15樓)

費用：免費

查詢：2517 6238

羅蘭·巴特(左)於七十年代初曾到訪中國，親睹共產主義實驗地的民間風景。



## 《六十年代，想像中國》

在六十年代的後期至七十年代初，西方世界反帝反殖民的思想興起，左翼知識分子視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國為仿效的對象，不少著名知識分子亦親臨中國，嘗試了解這個左派的「理想國度」。然而，隨着七十年代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，中國逐漸解封，而西方左派對中國的幻想亦多告破滅。



策展人陳立，1991年生，深圳大學傳播學院媒體經濟與文化產業碩士，現於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系城市研究組擔任研究助理。

(上) 藝術家陳維這系列關於夜店場景的攝影作品，意在重新解讀忘我經驗的產生及其終點。

(下) 郝敬班用了三年時間拍攝，追溯了五十年代初的北京、七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後的兩次交誼舞風潮，以及當下北京舞廳的狀態。

